

辉县市概况

元 昌

辉县市位于河南省北部，西北与山西省交界，东南与新乡市毗连。属新乡市管辖，距新乡市22公里，距省会郑州80公里。地处东经 $113^{\circ}23'$ 至 $113^{\circ}57'$ ，北纬 $35^{\circ}17'$ 至 $35^{\circ}50'$ 之间。北依壶关县，东临林县、卫辉，南接新乡、获嘉，西连修武、陵川。辖5镇21乡，530个行政村。总面积2007平方公里，耕地940705亩，人口694988人。其中回族3891人，蒙古族230人，土家、彝、壮、满、侗、藏族共35人。市政府驻城关镇。

辉县市古称共国，汉置共县，隋改共城县，唐置共州。金称河平县，又改苏门县，金宣宗贞佑三年（1215）升县为州，因百泉威惠王祠有“清辉殿”，取名“辉州”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罢州设县，改为辉县。1988年撤县建市。

辉县市西北高东南低。西北部为太行山脉，东北西南绵亘百里；东北部太行余脉，西北东南起伏三舍；南部平原沃野，广阔无垠。山区盛产山楂、核桃、板栗、苹果、柿子等干鲜果品，山楂产量居全省之首，年产400多万公斤。药材有党参、连壳、黄芩、柴胡、全虫等数百种。茂密林区有珍稀动物猕猴、山豹、野猪、飞鼠、金丝雀等。境内矿产资源丰

富，品种较多。现已探明的金属矿、非金属矿有20多种，以煤为最，储量达11.6亿吨，煤层丰厚，煤质优良，为豫北罕见。黄铁矿，耐火粘土、大理石、石灰岩等储量可观，有综合开发利用的广阔前景。西南平原，河渠纵横，灌溉便利，盛产粮棉，是全国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，常年种植面积65万亩左右，总产稳定在15万吨上下，每年向国家贡献5万吨。水稻中的粳米、香米，品质特优，古为贡品，至今仍居众稻之首。

辉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，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。据建国后33年（1952—1985）气象资料分析，年平均气温14.0℃。一月份最低，平均气温-0.9℃；七月份最高，平均气温27.3℃。极端最高气温43.0℃，极端最低气温-26.7℃。全年日照平均时数为2232.4小时，无霜期平均为212天。年平均降水657.5毫米。农作物以小麦、玉米、水稻、棉花、花生为主，其它杂粮均有。

农业生产稳步前进。建国后，全县人民经过长期治水，建成中小型水库19座，兴利库容9982万立方米。建电灌站185处，打机井7686眼。修建输水渠道4500余公里。横贯全境的群库汇流总干渠，全长82公里。能将宝泉、石门、陈家院、三郊口诸库之水，引向东部浇灌干旱地区。全县基本形成一个有效的灌溉网。浇地面积由建国初的13万亩提高到73万亩，占总耕地的77%。水利条件改善，促进了农业产量的稳定上升。1989年，全市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，总产达到346840吨，比1984年增长9.2%，较1949年增长5.6倍。全市人均产粮534公斤，比1949年增长1.8倍。农业总产值达到24491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52%，较1949年增长5.6倍。

工业迅速发展。辉县工业，从无到有，由小到大，不断发展。当今，已由建国初的一个榨油厂发展为化工、建材、采煤、发电、机械、制造、食品加工、制药、造纸八大支柱产业。1989年，全市已有国营工厂21个，市属集体工厂39个，乡镇集体工厂106个。主要产品有电、煤炭、水泥、氮肥、磷肥、轴承、电机、造纸设备、纺织机械、医药、饮料酒、机制纸等300多种。其中百泉牌碳酸氢铵、钻石牌活络扳手、309向心球型轴承、驶乐牌321型汽车起动机等32种产品，荣获部优、省优称号。1989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80940万元，较1978年增长2.5倍，较1949年增长2210余倍。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，由1949年的1%上升为76.8%。

乡镇企业欣欣向荣。辉县乡镇企业起步于60年代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有了飞速发展。如今，已为全市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。1989年，全市乡（镇）、村、联办、个体企业的总数已达22295个，从业劳力10余万人，占全市总劳力的33.5%。年产值100787万元，比1980年增长9倍，比1986年增长113.4%。利润突破一亿元，上缴税金1000万元。乡镇企业上缴的税金占全市总税金的26.9%。

交通运输四通八达。建国前，辉县山川阻隔，交通闭塞，平原仅有简易公路212公里，山区全靠肩挑畜驮，全县人民长期处于“行路难”的状态。建国后，全县人民逢山开洞，遇河架桥，经过十几年的鏖战，凿通愚公、向阳、友谊、胜利等隧道40余条，全长13947米，架设桥梁90余座，开通了豫北通向晋东南的辉陵公路，使千年马帮道变为坦途。把境内十几条公路修上太行山巅，全市公路通车里程579公

里。地方铁路横贯全境。530个行政村，村村通汽车，25条汽车客运路线网络26个乡镇，日往返客车310多车次。由县城到新乡、郑州、焦作、林县、安阳等城市，都有柏油路面相接和对开客车，境内各乡均有柏油或砂石路面与县城相连。

教育事业蓬勃发展。建国前，全市仅有初中一处，学生200余人；小学200余处，学生18852人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1989年，全市已有高中6所，职业中学4所，初中87所，小学507所，幼儿园332所；共有中小學生94057人，入园幼兒13887人；教师6425人。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，十二年中共考入大专院校及中等专业学校学生9799名，居新乡市四区八县（市）之首。省职业技术师范学院，位于县城西3公里处，在校学生1252人，教职員工653人。建国以来，共为国家培养出7300名专业人才，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不断改善。建国后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，文化生活也不断改善。1989年，全市已有影剧院20处，放映单位200余个，山区群众也能经常看到电影。全市现有职业剧团两个，业余剧团30余个，录相放映厅6处，职工俱乐部多处。群众在节假日或闲暇可以看到电视、电影、戏剧及各种文艺演出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。

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。建国前，全市只有一所医院和数十个中药店，农村缺医少药严重，群众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。建国后，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。1989年，全市已有市、乡（镇）两级医疗卫生机构30余所，病床1336张，在职医卫人员1707名。医卫人员占全市总人口的2.45‰

地方性甲状腺肿，氟病及霍乱、伤寒、天花、白喉等恶性传染病，基本得到控制。市医院经过几十年的建设，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医院。科室比较齐全，有胃镜、B型超声波诊断仪等先进设备，能作颅内脓肿穿刺引流及颈动脉穿刺注射等高难手术。方便了群众的就医，保证了人民的健康。

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。1988年，全市人均收入476元，较1978年增长2.4倍，等于1949年的28倍。92%的农民解决了温饱，三分之一农户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。农民人均住房面积21.9平方米，旧时的草棚茅屋已普遍改建为宽敞明亮的钢筋水泥楼房。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已为农民家庭必备用品，沙发、电风扇、电视机、洗衣机已不罕见。

辉县市境内文物古迹甚多，属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百泉、白云寺、天王寺善济塔、太平兴国禅院碑铭、孟庄遗址、丰城遗址等。百泉为河南省著名风景区，也是全省最大的古建筑园林。苏门山麓，百泉湖畔，亭台楼阁，星罗棋布，诗赋碑刻，琳琅满目，古代建筑，灿烂辉煌。为历代名人荟萃之地。市（县）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共国故城、琉璃阁、山西会馆，以及清代农民起义领袖李文成就义遗址等23处。这些文物表现了历代辉县人民的智慧和革命斗争精神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辉县联庄会抗捐坑兵始末

任 鸿 昌

清道光年间，灾荒连年，赋税繁重，遍地灾黎，民不聊生。南方金田起义，北方捻军呼应。河南的尉氏、许昌、禹县、怀庆、彰德等地的联庄会接踵兴起，抗官杀差之事，此起彼伏。革命之势风起云涌，席卷大河南北，辉县联庄会也应运而生。

此际，黄河马营口（位于武陟县境）堤溃，清政府为修复堤防，加征田赋，以代徭役（农民称作“土方加价”），约定堤防修复，附征取消。随在赵固集关帝庙设局征税，催征新乡、获嘉、辉县三县附加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溃堤早已堵复，附加却继续征收。农民怨声载道，叫苦不迭，辉县尤甚。乡民请求于县衙，知县说是知府的命令。这时，辉县联庄会共推议长杨景福（辉县范屯人，秀才，号老杰）参议戴莹（辉县高村人，塾师，号老八）代民请命。为和官府交涉方便，议事处就扎在琉璃阁，杨戴二人常奔走于县衙和府衙之间，请求免征。知府蒋斯崇坚持执行朝廷旨意，不予答应，民众闻悉更加愤然。杨、戴随召集联庄会议事团曹得意、史枕京，瞿全义、魏风池、郭彬、曹汝梅等商量对策。大家认为，请求免征系三县民众之大事，必由三县联庄会头目共同商讨决定。不数日，新乡县联庄会首领张炳，获嘉县会首郭象明等，与杨、戴聚会琉璃阁，商量抗捐之事。

三县会首一致认为，民众家无升粮，生命朝不保夕，请求皇上停止附征，给民一条生路，圣上如若不依，民众则以死抗争，要杨、戴代三县报告府衙。杨、戴向知府请求再三，知府执意不允。咸丰四年（1854）十月二十日，三县联庄会五六千人，手持长矛、大刀、火炮，浩浩荡荡齐集赵固集。征税局役员闻风而逃。联庄会捣毁征税局，烧毁税册帐簿，分去所征税银，把征税局改为抗税局。知县周劼闻知，慌忙报告知府。二十六日，蒋知府会同卫辉营参将松志前来辉县查办抗捐之事，计划捉拿首犯。三十日，知府正在县衙商量查办抗捐之事，三县会众数千人团团围住县城，并高喊“三县并一县，人马千千万，杀了蒋知府、捎带三知县”的口号，迫令知府答应停止附征。联庄会为便于指挥，又把议事处移到南关关帝庙。蒋知府深知联庄会不好对付，采用缓兵之计，让会众先撤退而后双方谈判。十一月二日，围城会众渐次撤离，移往苗固一带，以防征税局复燃。退兵之时，杨、戴料官府不会让步，便一面扩大组织，制造兵器，筹集粮草，谋划战术，以应官府挑战。一面恳求新乡、获嘉二县会首继续携手合作，同舟共济。联庄会撤离后，双方谈判未果，杨、戴不允知府离辉。知府暗邀卫辉绅士前来求情，始得解围。蒋知府两次受窘，老羞成怒。数日后河北镇臣崇安、道臣蒋启扬会同蒋知府，带领汲淇滑乡勇三百余人，气势汹汹，鼓噪而来，围剿联庄会。先革镇压联庄会不力的知县周劼的职，命刽子手路璜接任，然后向赵固集进发。当行至花木村附近时，联庄会鸣炮相招，霎时之间，数千会众从四面八方围攻而来，杀声四起，炮声连发。双方刀矛相交，奋力厮杀，打得蒋知府车马俱碎，丢盔卸甲，崇、蒋见势不妙，仓惶逃

甯。那知联庄会早已启开卫河之闸，放水挡住去路。顿时，汲淇滑乡勇陷入稻田泥沼之中，进退不得。会众解下乡勇所带绳索，将他们一一捆绑，解往赵固关帝庙，全部活埋于东南隅大坑内。这事吓呆了官府，震惊了清廷。咸丰帝传旨，严厉镇压，缉拿魁首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巡抚英桂调重兵驻扎卫辉府城，声言要“削平辉县村庄”。派崇安率彰德府防兵六百余人，会同蒋斯崇、蒋启扬的数百人，驰入辉县，剿灭联庄会。他们一面暗访密查，张网捉拿会首；一面告诫百姓，“不要为减漕小事而伤及性命”。利用卫辉、辉县绅士李某、梁某等诱劝杨、戴投降。蒋斯崇在辉县城隍庙内焚香发誓，联庄会若自动解散，不追求赵固事件责任；如食前言，让自己后代男盗女娼。杨、戴早已料定必有大兵到来，军事曹得意告诫大家，提高警惕，防止上当。杨景福密奔彰德、怀庆等地，谋求广泛联合，共举大事；戴莹暗赴赵固附近，组织人马，筹备粮草，征集器械，蓄积力量；曹得意率领部分首领潜伏于山西省陵川县胡同窑保存兵力，等待时机，以备再战。

辉县赵固坑兵事件，迅速传遍了大河南北，为各地联庄会，点起了一支火炬。汜水（荥阳）、济源、温县、河内（沁阳）、原武（原阳）、阳武（原阳）、新乡、获嘉等地联庄会，也纷纷聚众抗官，时聚时散，旋起旋止。新乡县联庄会在龙泉寺聚集会众数千，炮轰县衙，杀伤差役数十；获嘉县数千会众冲进县城，吓得知县遁逃。河南、河北的联庄会抗捐之事首推辉县，赵固事件对清政府打击最重，英桂调兵查剿半年未获魁首。咸丰五年（1855）五月十八日，清廷派山东都司唐佐卿带兵数千，进入辉县赵固等地，镇压联庄会。

联庄会出动千余人迎击后，退往山中。七月，巡抚英桂又调河北镇臣崇安、臬司周士锺、直隶游击德魁、滑县知县张廷玺、卫辉知府蒋斯崇、辉县知县路璜，各率兵马千余，兵分七路进剿辉县联庄会。联庄会次长曹成玉等率会众千余，分路迎击。然众寡悬殊，防线被官兵马队冲破，死伤百余，各自逃散。曹成玉、孟德福被俘殉难。官兵夺走了联庄会的军械、粮秣，烧毁库房及议事处。联庄会被压下去了，主要首领仍在会众之中。

官兵用重兵未能捕到杨、戴，改变策略，用重金收买奸细。八月十九日，因奸细告密，杨、戴先后在南关盐店和城内东大街某绅士家被捕，曹得意、曹汝梅也在山西陵川县胡同窑被千总马腾蛟捉拿。四名首领被解往卫辉府衙。

杨、戴在辉县、卫辉等地很有声望，绅士们都尊称杨为“杰哥”，戴为“八哥”。他们被捕后，联庄会议事团中的史枕京、瞿全义等串通辉县、卫辉绅士及蒋知府的好友，进行营救，蒋知府闭门不见。在开庭审讯中，蒋斯崇阴险地说：“赵固事件，波及大河南北，杀死官兵数百，非你几个所为，愿您交出名册，保君无虞！”杨景福怒起回答：“景福一人之责，与他人无干”。戴亦斥蒋自食前言，非君子所为。曹得意大骂不休说：“我后悔当时没有杀了你蒋死虫！”杨、戴等人的反击，使蒋无地自容，当即将四人斩首。之后，崇安、史荣椿率兵联防驻辉，几经派员赴赵固等地侦察、搜捕，连续杀害联庄会首领、武师等骨干上百人。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。知县路璜为表对清廷的忠贞，在坑兵处竖“汲淇滑三百勇士之墓”石碑一通，每逢清明节前往祭奠。蒋斯崇食言，不久暴死。联

庄会夜袭蒋宅，他的妻女在烈火中裸身逃出，沦为娼妓。

辉县联庄会抗捐斗争之后，咸丰帝下诏，正税之外，一切附征火耗（注）尽行裁汰，百姓负担减轻。杨、戴等虽毁家捐躯，但其功泽后世，故为三县人民世代称颂。

注：封建统治阶级把征来的丁银炼成银锭上解京城，炼银中的损耗叫火耗。火耗要加给农民，官府为中饱私囊，有时火耗高达50%。

李文成司寨自焚

秦 启 安

1813年（清嘉庆18年），滑县八卦教（亦称“白莲教”）震卦领袖李文成（又名李四木匠）与北京的坎卦领袖林清约定，9月15日同举反清大旗。不料消息被滑县知县强克捷所闻，李遂被逮。教徒们便在9月7日提前起事，攻占滑县城，破狱，推李文成为大明天顺真主。一时间，长垣、东明、金乡万余教徒也振臂响应，连克定陶、曹县等城。同时，林清在北京带领教徒140多人由信教太监接应，潜入皇宫。但因寡不敌众被杀。次年初，清廷派重兵围攻滑县城，因各地义军失去联络，无法接应，义军损伤惨重。李文成率部4000余人突围。途经辉县城，攀上十八盘，占据了司寨城。

——十八盘是辉县通往山西、林县的唯一要道。有关它的险恶，清人郭遇熙的诗中有惊心胆颤的描述：“石磴何年凿？崔巍曲径斜。千峰一鸟道，万壑几人家。林绿垂朝露，叶红低晚霞。盘桓云路近，疑是走龙蛇。”因为上得盘来，便是“中间盆地四面山”，素有“江南小平原”之称的候兆川；又因盘口居高临下，“一夫挡关，万夫莫开”，所以候兆川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——司寨城处两山对峙之中，是北通林县的必经之路。这个村寨原名康家寨，后改傅家寨，因明洪武年间，官府在

此设巡检司，故更名司寨。

凭借天险，扼守太行山，李文成还是具有农民军事家的胆识的。

清将杨芳率部紧追不舍。义军扼守盘口咽喉。清军几攻不下，乃悄然分兵从黄水口、林县偷袭。义军三面受敌。

11月18日，2000名义军进攻林县的临淇镇。在白虎岗村和清军相遇。一场血战清军溃败。清将杨芳认为犯了“地讳”（在他看来，杨、羊谐音，而虎必食羊），乃奏明清廷，将“白虎岗”村改为“白土岗”村。之后，义军在白土岗中清军埋伏，激战三天，败北司寨。

杨芳挥军追杀，将司寨城团团围困。800名义军将士，顽强据守，时达半年之久。后来清兵偷挖墙洞，推翻寨城。李文成指挥余部，抢占寨内七、八处碉楼，据险掷石，以死相拚。杨芳下令用箭射硫磺弹，火烧司寨。义军将领刘国明大呼而出，连砍几名清兵阵亡。李文成也决然自焚，与宋克俊等50多名教徒相抱引火。800名义军全部阵亡。我国农民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“八卦教起义”（亦称“白莲教起义”）于此失败。

辉县天门会的兴衰

里 丁

1920年，豫北遭受特大荒旱之后，粮食连年歉收，农民食不饱腹，军阀连年混战。各派系你争我夺，东抢西掠。这个来了要粮、要枪、要现洋；那个来了要捐、要税、要壮丁。稍有怠慢，即遭烧杀抢掠之灾。一年之内，农民要纳数年之粮；一月之间，群众要遭数次之抢。很多农民受不了这种逼迫和抢掠，纷纷携儿带女上山西、走河南，逃荒要饭；有的走投无路，或流为土匪，或死于荒野。群众为了活命保家，即以迷信方式，组织各种枪会，抗捐抗匪，进行自卫。有的枪会是在当地创立，有的则是传入。1923年，在盘上后庄创立的红枪会，传师阎自生，以红缨枪为标志，其势力发展到几十个村庄，波及新、获、修、汲。有一支发展到城西南中疃村，传师贺天龙，为了不受红枪会的支配，便以绿缨枪为标志，改名绿枪会。并发展到获嘉、修武等县。同年，在县南常屯成立黄枪会（由原武—今原阳传入）。波及县南各村，发展到新乡、汲县、滑县、浚县。另外，还有花枪会、黑枪会、全枪会……。各种枪会都在拼命发展着，抢占地盘，雄踞一方。当年，林县东油村又成立起天门会。天门会组织严密，发展迅速，很快遍及全县，蔓延到彰德、卫辉、怀庆三府各县，伸展到河北、山西两省，会众达到30余

万。它是一支由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，曾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以烧香磕头、持法、念咒、铺坛的方式传教，发展会众，壮大势力，团结群众；用大刀、长矛、猎枪为武器；以剿灭土匪，抗捐抗税，打倒土豪劣绅，肃清毒品等为行动纲领。深得广大群众拥护，并迅速发展成一支强大的队伍，曾夺得部分政权。在抗击北洋军阀的战斗中多次获胜，为北伐战争在河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，在河南农民运动史上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辉县广大群众在亲历或目睹的众多枪会中，看到天门会组织严密，势力最大，能保护自己的利益，故而向往。1924年，候兆川水泽窑的群众，通过亲友串联，首先请来天门会传师，在村中铺坛传教，一次发展会众40余户200余人。以后，发展到北官窑、井郊、张台寺、岭西等村。各村天门会成立后，向地主征枪派捐，命令烧毁地契，勾销佃租，不管绅士权势多大，都不留情。这种行动，给地主豪绅一个沉重打击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有的地主收拾财宝，全家外逃。西平罗村大地主崔振岗，作过山东即墨候补知县，家有良田数十顷，楼房数百间，官房多处，男女仆人成群，看家兵丁结队。他看到天门会是冲着富人的，势不可挡，就和近族富户商量，是投靠，是逃跑，走哪条路好。族中兄侄众说纷纭，计无所从。结果，有的默默外逃，崔振岗还是选择了明智之路。

1925年秋，崔振岗备了一份厚礼，写了一封信，派亲信送到林县东油村天门会首领韩欲明那里，韩见崔愿意捐出部分枪支、粮食资助天门会，随即派了一个会队团前到西平罗。农历八月的一天，崔振岗带领家族邻居，敲锣打鼓把天

门会迎进了自己家，杀猪宰羊，焚香摆案，铺坛传教。以后，以北东坡村为基地，任命郭文林为文传师，郭芳林为武传师，敞开大门发展会众。不久，侯兆川大部分村庄，都有了天门会。不少群众退出红枪会、黄枪会，加入天门会。其它枪会很快被天门会“吃掉”了。

天门会在侯兆川扎稳根子后，把西平罗作为首府，建立起合平县，任命艾馨塘（林县人，又名石铭）为县长，崔振岗为总会长（辉县地区），各村天门会都统一于总会领导之下。县署设会务、总务、财务、执法等八大处，建起田税机构，实行新税制，铸造钱币，查办匪盗，禁止吸毒，维持社会秩序。北寨村有个有钱有势的绅士袁祯，专门制造毒品，向辉林二县及晋东南各县倾销，坑害群众，发取横财。天门会屡屡通令他停止制造，然而他却置若罔闻。因此，激怒天门会，执法队将他抓起，罚他两支枪，令其停止制造毒品，他回去拒不悔改，继续制造。天门会得知后将袁氏兄弟二人抓获，游街示众，执行枪毙，侯兆川的贩毒、吸毒、偷盗、抢劫等邪恶现象，销声匿迹，一度成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。

一次，吴佩孚的一支溃兵五十余人，从县城向侯兆川逃窜，沿途抢劫民财，骚扰百姓。到达石岭时，被天门会剿灭。头目处死，士兵放走，获枪三十余支。

天门会统一侯兆川后，迅速向南发展，先将会队团移至关王郊，前哨站设在大佛殿，卡往要道，防止南军（即奉军）袭击。在关王郊一带发展会众后，很快向南转移到盘底庄，任命任占元为文传师，任树林为武传师。不久，周围村庄也成立了天门会。此后，逐步向南推进，沿高庄、孙村、郭

雷、田庄、赵固、程村，薄壁一线，迅速发展全县，并伸向获嘉、修武、武陟、博爱等县。此时，总会在盘底庄、赵固、薄壁设立分会部，辉县的会众达到数万。当时，全县普遍流传一首歌谣：“中华民国十六年，家家户户吃硝盐(注)；吃硝盐还嫌贵，村村都入天门会；谁要入了天门会，抗粮抗捐不纳税”。这首歌谣，对天门会的发展起了宣传鼓动作用。

1927年冬，西平罗总会，组织盘底庄、赵固、薄壁三个分会部近万名会众，两千多支钢枪及长矛、大刀、猎枪等武器，攻打县城。人人头裹白巾为标志，个个口吞黄表纸灰表决心，举拳高喊：“齐心打进辉县城，抗粮抗捐税务停；杀了贪官并土匪，全体百姓得安宁”的口号。扯起“天门大会”旗（三角形红旗黑边），三路大军同时出动，浩浩荡荡聚集在县城周围。守城奉军凭坚固守。双方多次交战，天门会终因火力不足，器械不备，号令不一，围打半月，攻城不下。加之奉军援兵来到，会众看势撤离。

天门会第一次攻城不下，回去总结经验。经过充分准备，赶制炮火，增加器械，严密组织，统一号令。请林县总坛派数千会众援助，任命任树林为总指挥。农历正月十六日，天门会万余人马，四路向县城进发。刀光闪闪，炮声震天。数十架云梯竖起，几十门大炮齐轰。相传天门会的大炮要装一石火药。奉军一个营守城，士兵听说天门会一念咒，枪会爆炸，不敢开枪；天门会的大炮把城墙轰了几个缺口，会众蜂拥而入。奉军伤亡一连士兵，仓惶溃逃，退往新乡。天门会破城后，抓住奉军一一刺死。仅下官庄四十多名会众就刺死了二十余名奉军，获小炮一门，步枪六支，县长王愈之不顾印鉴，逃之夭夭。天门会的指挥部扎在县衙，宣布任

树林为县长。搜缴地主枪支，查办毒贩烟鬼，捉拿匪盗，取消苛捐杂税，颁布新田令，烧毁契据档案，深得群众拥护。

农历三月十八日，奉军驻陈堡何柱国部，步骑两千余人围城剿灭天门会。机枪、迫击炮频频射击。天门会只剩两千会众，虽然经过奋力还击，然枪不敌炮，火炮不敌洋炮，城池攻破，会众边厮杀边撤离。天门会伤亡较大，仅东北古城就死三百余。有的被刺死，有的腰断三截，还把人头悬在城楼上。天门会退至小屯，给奉军一次重击，杀死杀伤士兵百余。后奉军又到小屯报复，烧房数十间，杀人三十余，捕人二十多。被捕的人，经过亲友说合，用银币赎买，才被放回。

奉军驻进县城，曾多次出兵，分路追剿天门会，抢掠老百姓，进行讹诈和报复。一次到下官庄抢走骡马79头，抓天门会头目数人。被抓的人，每人罚银币五元，以赎前罪。不出钱者，下狱问罪。

五月，奉军撤离县城，天门会再次围城。奉军再攻天门会，并分两路围剿。一路追到盘底庄一带，杀了很多农民，烧了群众的窝铺，迫天门会退往候兆川。另一路追到薄壁，烧毁数十间房子，杀死几十名群众，铡死白云寺四个小和尚，逼天门会退守宝泉。后因韩欲明杀死了冯玉祥派去的使者刘文彦，冯在盛怒之下，派庞炳勋率领两师人马，剿灭天门会。原退守候兆川、宝泉的会众，都被大军逼往林县，和林县天门会一起退往桃源沟，据险抵抗。桃源沟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庞军攻打不下，长期围困。天门会被困三个多月，除韩欲明及主要首领脱险外，大队人马终因粮草军器不济而失败。